

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学术丛书

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

占骁勇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

占晓勇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占骁勇 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3年6月
ISBN 7-5609-2930-3

I. 清…

II. 占…

III. 志怪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清代

IV. I207.41

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

占骁勇 著

责任编辑:骆 艳

封面设计:潘 群

责任校对:吴 晗

责任监印:张正林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7545012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照排室

印 刷:湖北省通山县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插页:2 字数:284 000

版次:2003年6月第1版 印次:2003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19.00元

ISBN 7-5609-2930-3/I·92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内 容 提 要

清代文言小说卷帙繁富,风格多样,自来受人重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即立专篇加以论述。后来之论小说史者,或称之为文言小说高峰之回归(如唐富龄),或称之为文言小说艺术的顶峰(如石昌渝)。然囿于白话为主流的文学史,文言小说向来受到漠视,对清代文言小说而言,其表现有三:一是小说史研究者目光所及,只在其中之佼佼者——《聊斋志异》一书而已,再多一点,亦不过承鲁迅之意,稍微提及并揄扬风格类似“聊斋”者,贬低风格与“聊斋”差异甚大的《阅微草堂笔记》、《新齐谐》等书。这固然与侧重名著鉴赏的风气有关,亦因为对清代文言小说缺乏全面的了解所致。若进行全面研究,则可以避免论述中偏颇的毛病。如《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并非一个时代的产物,以同样的标准去加以评价是否公允等。二是清代文言小说本身极为丰富,其卷帙比过去所有朝代文言小说的总和还要多,倘若不知其基本情况如底数等,只是笼统而论,很难得出准确而又客观的结论。所以在对清代文言小说进行系统研究时,可以深入了解清代小说本身的发展变化。三是清代文言小说具有前代没有的特殊性,即它成为文言小说的绝响。在一般以白话小说为主流的小说史中,很少对此做出应有的判断。本书以考证为基础,以小说史为线索,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意在给清代文言小说史的研究建立一个新的模式。

总序

把文科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刘献君

我们华中理工大学创办文科已经 20 年了,回顾 20 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一是理工科大学可以办好文科。20 年来,我们从无到有,引进和培养了一批教师,建立了多种学科、专业,开展了多项学术研究。现在,已经拥有 2 个博士点,14 个硕士点,11 个本科专业,其中部分学科建设已经走在国内前列。我们培养了一批教授,其中有几位在国内学术界已经产生了较大影响。我们培养了大批学生,他们在全国各地努力工作,不断受到好评。

二是在理工科大学办文科十分艰难,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难,主要难在要克服传统的习惯,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创建适合文科发展的氛围。以工科为主的学校,从上到下,对文科的重要性往往认识不足,因而不容易引起足够的重视。一套工作方式都是适合工科的,往往用对工科的要求来规范文科。可喜的是,经过 20 年的艰苦努力,这些方面都已经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面向未来,我们应对文科的发展充满信心。把文科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首先要从战略的高度来进一步规划文科的发展。要本着“均衡发展,重点突破”的方针,在现有格局的基础上,确定三至四个学科作为重点,集中人力、财力,使这些学科获得优先发

展。同时,其他学科也应制定切实可行的学科建设规划,努力办出特色。

把文科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引进、培养、壮大教师队伍,提高教师水平则是关键。办文科主要靠人,靠高水平的教师。要采取超常规措施,通过多种方式,把国内知名学者吸引到我校,从事教学和研究。

把文科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还要大力开展学术研究。首先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推动文、史、哲等基础学科的建设。基础学科加强,是其他学科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要面向社会,大力开展应用研究,组织起来,承担重大课题,从而通过我们的研究,为政府和社会有关方面决策提供依据,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要端正学风,切忌急功近利,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通过长期的努力,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为了提高学术水平,推进文科建设,在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1995年开始,出版了“华中理工大学文学院学术丛书”,多部学术水平较高的专著得以问世。现在,由于院、系调整,文科院(系)目前包括人文学院、经济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社会学系、外语系、高教所等,因此学校决定出版“华中理工大学文科学术丛书”。这是加强整个文科建设的一个有力举措。

现在,丛书中的几本专著即将面世,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今后,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文科学术专著源源不断地出版,并将有力地推动文科建设上一个新的台阶。

1999年5月31日

1999年5月31日

实际是雅文学中的俗文学。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序》中说诗书是太羹，史书是折俎，子书是醢醢，小说是炙鴛羞鳖——也就是野味，最明白不过地道出了小说在正统文学中的末流地位。用唐人的话说，尽管小说可以“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但它终归是“事非经济，动涉虚妄”。而在小说内部，当白话小说兴盛后——主要是明清时期，文言小说仍处于边缘，主流是白话小说。文言小说的历史比白话小说久远，它是“兄”，白话小说是“弟”，但野性弥漫的弟弟后来居上，比文质彬彬的哥哥风光得多。道理很简单。小说写故事，故事的叙事长度和文字的雅俗程度决定着受众阅读热情的高低，因此，社会阅读的习惯和选择，在多数情况下倾向于白话小说，而不是文言小说。

文言小说的宿命性弱势，造成它在雅俗两界都是不易走红的，终究摆脱不开两重边缘的尴尬。学者的小说研究认同社会阅读的取向，小说研究的主流也同样是白话小说。从小说研究史上看，从胡应麟到鲁迅，对文言小说都作过开创性的卓越研究，但比起白话小说研究著述的汗牛充栋，文言小说研究实在寂寞。这是文言小说的悲哀。

固然，从小说美学发展史上看，一般来说白话小说要比文言小说在艺术上成熟丰满得多，其文体和话语更接近现代的小说书写程式，以至于有的学者只承认白话小说的小说资格，而对文言小说大抵采取鄙夷态度，甚至不承认唐代以前的小说是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拥有一系列经典性的长篇巨制，以至于在研究界出现“金学”、“红学”等等专学，文言小说实在无法与之一争高低。但是，文言小说尽管可以无可奈何地或古井无澜地听任白话小说占尽“六宫粉黛无颜色”的风光，但它自身不应当是被贬入冷宫的陈阿娇。中国小说史终究是由白话和文言两大系列构成，缺了文言，只是半边天。文言小说是极为丰富的艺术宝藏，不夸张地说，这里有做不完的题目，可惜许多人认识不到。对文言小说的忽略和冷淡，常常是由于偏狭和无知。而且，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从来不是互不相

干的“黄河长江”，文言小说对白话小说有过深远的影响，单从白话小说研究的目标上着眼，也不能不予以特别的关注。事实上，中国小说史是个整体，中国小说史的建构以对文言白话的整体考察为基础，鲁迅就是这么做的。

正是出自这样的认识，出自弥补文言小说研究过分沉寂的遗憾，所以20多年前我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时，便选定了中国文言小说作为研究对象。第一步是唐前，于是有了《唐前志怪小说史》和《唐前志怪小说释》。此后又延伸下去，到唐，到宋，于是有了《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和《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及《宋代传奇集》。1995年至1996年间我在韩国岭南大学讲学，还研究过新罗时期的汉文小说《新罗殊异传》——这实际是唐代小说的域外延伸，后来在韩国出版了《新罗殊异传辑校与译注》和《新罗殊异传考论》两书。欣喜的是，在这期间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研究文言小说的队伍，成果越来越多，这实在是小说史研究自身反思和思想成熟的结果。

我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多年，学生的论文选题大都落在文言小说的范围内，当然他们的研究都是我的研究的拓展，各自有着新的内容和角度。本来我在完成宋人小说研究后想着手进行元明清文言小说的研究，资料也积累了一些。近些年海内外学者常向我问起明、清部分的完成情况，可惜除写过两篇关于瞿佑的考证文章外，别无所成。研究和写作常常转向，许多时候是身不由己的。所幸的是我曾先后指导过几名研究生研究明清文言小说，其中占骁勇的博士论文《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是最突出的成果。

占骁勇1995年至1998年间在南开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2001年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他的硕士论文是研究清代乾嘉时期的文言小说集，此后在此基础上拓宽加深，最终完成了对整个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的研究，因此实际上这一最终成果是6年研治的结晶。

6年辛苦不寻常。放在某些人身上,6年时间可以弄出好几部大部头书,自然那类东西大抵浮光掠影,或者抄袭拼凑。程毅中先生曾说过治学要打深井的话,我非常赞同,骁勇用的就是打深井的方法。具体来说,骁勇的操作程序是先对整个清代200多种志怪传奇小说集进行全面的清理、全方位的考证和研究,写出三四十万字的《清稗叙录》,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历史的理论的论述,建构清代文言小说的历史体系。这种方法看起来很笨,很吃力,但是其实是最科学最有效也是最聪明的方法。有学者用“竭泽而渔”评论我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骁勇也是这样,或者说是“地毯式轰炸”。想想吧,你要研究某一代的小说,不把全部小说一部一部地啃遍怎么行?记得《文学遗产》编辑竺青在一次会上说,要想写一部中国小说史,就得把古代全部小说都研究一遍。此言极是。这里需要枯坐苦读的耐心,需要广泛的搜寻和大量的阅读,更需要甄别、考证,而这需要具备深厚的文史功力。

这是不容轻视的基础,这个基础牢靠不牢靠、厚实不厚实至关重要。有了这个基础,才可能从总体上比较准确全面地把握清代文言小说。所谓宏观,所谓鸟瞰,所谓归纳,所谓高屋建瓴,才能谈得到。自然这里需要理论——有关思想的、历史的、文化的、小说学的、美学的理论,需要充分的有关学术信息。而在这方面,骁勇同样也下了很大的气力。他读书很多,凡涉学术,逢书必读,颇能吸收新的思维和思想。他有着年轻学人共有的理论敏感,试图寻找新的理论视角和表述方式,但也并不追逐时髦,不热衷于理论包装。

我对骁勇的博士论文作了这样的评价:“由于《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一系列优秀小说的出现,清代文言小说成为中国文言小说史上的一个集大成的重要时期。但迄今为止尚无专门研究清代文言小说的专著出现,整体性的有关研究成果主要附着在文学史和小说史的一般论著中,而且材料的运用和观点的阐述基本上仍限定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樊篱中,缺乏较大的突破。该

论文以整个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脉络梳理和理论探求,无疑真有着较大的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应当说这是一部富有新意和创见的优秀论文,其优点和特点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1.作品容纳量大,历史脉络清晰。论文的基础是对清代260多年间志怪传奇小说的详尽考据(《清稗叙录》),从微观把握而到宏观概括,从作品的个案研究而到框架体系的整体建构,这种穷尽一切和由点到面的研究方法势必能够比较准确地揭示清代文言小说的发展脉络和固有规律,提出新的观点。如对清代文言小说的分期及传承嬗变的研究就突破传统观点,提出许多很有见地的新看法。2.论文在框架设计和论述上避免孤立的作品分析,刻意强化史的品格,如对《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的分析基本上都是从小说史的角度进行把握,这是非常合适的。3.论文思路活跃,视野开阔,非常注意考察清代学术文化、时代风气对小说发展历史进程的影响,描述小说史中的时代特征,例如在讨论同光期文言小说时就把它的变化和新兴的出版业紧密结合起来论述。同时,论文也非常注意从文言小说自身历史中——诸如文体、题材等方面,揭示和概括清代文言小说的变化和特征。4.论文涉及不少关于作者和作品的考证,考证审慎缜密,纠正了不少前人的错误,体现出作者的考据功力。5.论文的语言很有个性,叙述方式不落俗套。”或许这里有对自己学生的偏爱之情,但其他学者的评语也有不少相似的评价,骁勇的论文受到一致的赞扬,可见我说的并不都是过头话。

骁勇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乖学生,总有自己的想法,对读过的书总喜欢发议论,而且常常是批评的口气。对我的观点也并不总是奉为圭臬,企图做出自己的理解,从他的论文中可以看出。这种性格可能不大讨人喜欢,但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品质。当然,他还很年轻,学术还有待成熟,我在评语中说:“论文作者力求建立新的思维和理念,用意颇佳,但有的地方不太成熟,缺乏深思熟虑。”我想,他的学术道路还很漫长,学术天地还很广阔,他会逐步成熟起来

的,也包括做人。

骁勇的博士论文要出版了,我很高兴。真该如古人所讲,浮一大白了——可惜我不善饮酒。他又开始研究明代文言小说,我非常支持。巧的是我的另一位博士生陈国军也选定了明代文言小说作为论文选题。骁勇说他们会相互切磋,我希望这样。

李剑国

2002年1月28日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清代文言小说的时代背景	(1)
第二节 文言小说史上志怪与传奇的纠葛	(10)
第三节 研究清代文言小说的意义	(21)
第一章 清初志怪传奇小说集:风貌各异	(28)
第一节 清初志怪与传奇:从分到合	(28)
第二节 小说群与作者群	(44)
第三节 不可回避的外在影响	(55)
第四节 从小说看小说	(64)
第二章 《聊斋志异》所代表的清代志怪传奇 的共同追求	(70)
第一节 经典化之前的《聊斋志异》	(70)
第二节 两个《聊斋志异》:个人与社会	(84)
第三节 叙事模式与风格化的语言	(95)
第四节 现实与理想	(109)
第五节 传奇遁入志怪集中——“剪灯”系列 不复出现	(114)
第三章 乾嘉志怪传奇小说集:百家争鸣	(126)
第一节 乾嘉志怪传奇小说集的再分期	(126)
第二节 盛世环境中志怪小说的个体与群体风格	(149)
第三节 《四库全书总目》与《阅微草堂笔记》 的影响	(176)

第四节	“聊斋”、“阅微”两派论的余响与终结	（184）
第四章	道咸志怪传奇小说集：中间性	（190）
第一节	志怪传奇合流与志怪杂事化	（190）
第二节	咸丰创作同治出版现象	（197）
第三节	失败的风格追求	（201）
第四节	夹缝中的命运：注定被忽视和遗忘	（216）
第五章	同光志怪传奇小说集：回光返照	（222）
第一节	从中兴到没落	（222）
第二节	作者群与读者群的转变	（232）
第三节	机器催生的小说群：文言与白话	（237）
第四节	旧瓶新酒与旧曲新翻	（248）
第五节	从轶事到小说——以“麻疯女”故事的 起源与发展为例	（266）
第六节	两类草率的作品	（292）
第六章	志怪传奇形式之消亡与精神之接续	（300）
第一节	志怪集与报章趣味的互动	（300）
第二节	传奇抛弃志怪单独走向杂志报刊	（307）
第三节	古老文体志怪的消亡	（316）
第四节	清末民初的小说界与志怪趣味在 新文学中的接续	（322）
第五节	清代志怪传奇小说批评略述	（330）
附录		（339）
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创作刊行年表		（339）
主要征引与参考书目		（347）
后记		（367）
	《中法大学草创图》见《日录许全刊四》	（373）

宋由县要主帝风的升阳言。变大天而半000升一畜幾产风的阳阳
 静话后至基)人士效西断好由县崇风由人静。同不垂强地人一兼元
 皇始受,由蛋后同共(身籍入士效好阳省又由县要主然治,帝皇障
 且,流警然皇人效静,而**绪**的阳又**论**。六由六因以不只帝
 意帝意同破县只,由州静说帝皇静帝。说该的升好而全皆困志天
 献途故育好共帝二照康帝副,而六制制五乘,国大的既静中意天个
 升静了阳叫宝背策通禁字文的阳册干制攀,然静。想静思思又也
 不致也,然静的人文核到静,五乘的来阳制朝且。身林的然由六文
 静静的家次变手县只其景五成。然静静静静西采米,五搭静即制
 嘉度。而**第一节 清代文言小说的时代背景**曾而,品
 县五位附军阳京北,兴军丰阳,由对渐渐与制静好静,里年次能大
 快,司此。陈扭的敢取丁静取才不阳静的人好由五强静一静不查

清代是一个独特的时代,这种独特性不仅仅表现在它是古典帝王时代的终结,也表现在它同时集帝王时代各种文化之大成。中国所有的历史都流经于此,融会于此,然后又分裂于斯,崩溃于斯。

清代的集大成,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但也不是没有主动的因素。毕竟在鸦片战争之前60多年,空前绝后的《四库全书》就已经完成,而此书的完成,与康熙、乾隆二帝的个人志趣和当时学风趋向密切相关。尽管说鸦片战争来得太快,让历史学家无从追寻古代文化发展到极致后其自身可能的变化,但其中的秘密永远吸引后辈去探寻。从最初单纯对宫闱隐秘、名人轶事的兴趣,上升到对社会、民生的关注,在不同角度的转换中,清代的面貌终究会渐渐从尘封屈辱中显露出来。

最初,这个由异族部落仗着勇敢和骑术取得晚明糜烂的天下后,似乎没有经历多少阵痛与迷惘,很快地树立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复古、禁欲以及由此而来的雅化、内敛、考据癖,这种明显反拨

晚明的风气终清一代 260 年而无大变。与明代的风格主要是由朱元璋一人所锻造不同,清人的风格是由汉满两族士人(甚至包括清朝皇帝,当然主要是由反省的汉族士人群体)共同创造的,专制皇帝只不过因之由之。在先进文明的诱惑面前,满族人虽然警觉,但无法阻挡全面汉化的趋势。清初皇帝所能做的,只是如何统治这个无意中得到的大国,雍正乾隆之前,顺治康熙二帝并没有过多地涉及思想领域。诚然,肇始于他们的文字狱政策肯定加强了清代文化内敛的特色。但即使后来的雍正、乾隆对文人的摧残,也远不像明初洪武、永乐两朝那样彻底。如汪景祺只是年羹尧案的牺牲品,而曾静等人确实是“反逆”——如果以当时的尺度去看。到嘉庆道光手里,满汉畛域已渐渐淡化,咸丰军兴,北京的军机处正是在不拘一格地任用汉人的情况下才取得了艰难的胜利。此后,外患深重,人们考虑的便是整个国家而不再是狭隘的民族的问题。满清虽亡,但并不是亡于民族战争,而是帝制国家向共和国家的转化。之所以近代史就是晚清史,就是因为晚清的问题已经不是清王朝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问题。清代的风格没有像晚明那样被全盘抛弃,而是发生创造性的转化,走入现代,清学也成为国学的核心。

以中华驱除异族而建立的、连朝鲜人都引以为骄傲的明王朝不可挽回地灭亡了,异族人主中华,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与现代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和社会作用都有很大不同)经过没有结果的努力之后,所能做的便是深长的反思。中国历史上,似乎从来没有哪一次反思像这一次彻底,不仅从政治、经济、国运、军事上检讨,还从文学、世风、道德、思想上进行深刻的不留余地的检讨。这种自我批评很快地转化为本朝对胜国的批评,但强烈彻底的程度是一致的,虽然,角度的改变使得批评有时变得势利和武断。

正是在这种批评的气氛中,清代的文化品格初现端倪。就像

明初的酷政源于元代一样,清初浅薄的批评和相互的攻讦也源于明代。而反思正是在渐渐宁静的批评中开始的,宁静并非消歇,而是化喧嚣为凝重。当然,所有这些都交织在一起,正如那些屡经翻刻以至于失去标志的通俗小说一样,让人分不清孰是明末孰是清初。如《四库全书》中收书最多的文人兼学者毛奇龄,很难将他与明人区分开来,但不能认为只有钱谦益是清初知识分子的代表而毛奇龄就不是。关于清代文化的品格——复古、禁欲、内敛、雅化、考据癖等等,论之多矣!我们所感兴趣的是,这种主流品格的容纳性以及与其相并行的非主流因素。前面说过,很难以简单的易代时间标志将晚明和清初区分开来,晚明与清初很多方面都是犬牙交错,纠葛难分。论述之时合则双美,离则两伤。

康熙间,清代文化基本特色已确立,晚明风气在变异、反思之后渐渐汇入新的河道中。经过雍正的一番肃杀之后,到乾隆时期,清代文化的主流已经成熟,而此时,各种非主流因素也在盛世环境的包容下纷纷出台,如袁枚在诗学上倡导性灵,显然和明末的公安派暗通沟壑,与当时接近官方的沈德潜的格调派大相径庭。性灵的主张其实不仅限于诗学。在中国古代,诗学从来就不仅限于区区诗句,而是延伸到各个领域里。袁枚在生活方式上,主张人性自由,相对尊重妇女(当然在今天看来不足称道,有人称其鼓吹妇女解放似乎用词过当);在学术上,他不满理学和汉学的垄断地位,推崇独立思考,比较重视西学的价值;在政治上,他批判君主专制,强调臣僚独立政治人格,甚至要求废除君权世袭,实现真正的公天下。乾嘉之间,像袁枚这样比较大胆的知识分子固然很少,但当时的气氛也绝不是像一些研究文字狱的学者所说的那样万马齐喑。有些学者注意到,在这个军事空前胜利、经济相对繁荣的时期,少数知识分子对历史、自然与社会的再认识,与明末清初的激进社会